

我们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



大讲堂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简称推普周)。今年第24届推普周定于9月12日至18日举行,主题为“普通话诵百年伟业 规范字写时代新篇”。

从幼儿园起,你是不是就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后步入小学、中学,楼道里,走廊上也都贴着“普通话悦耳,规范字悦目”等推广普通话的标语。你是不是很纳闷,这个普通话不是很容易学,人人都会的吗,那为何还需要推广呢?

据媒体报道,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历史性实现了“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目标,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均有提升。但这个数据也说明,目前每5个中国人里大概就有1个人没法用普通话完成日常交流,这个数字,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要高很多。

我们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我从语言的本义开始,带大家了解一下。

主讲人

宁波市第三中学
马宇婷



9月14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实验小学的学生表演中华经典诵读《悠悠诗情润我心》。新华社发

A 普通话“普通”? 它的诞生可不一般

普通话,其实并不“普通”,它不是我们自然掌握的天赋。如果你来自北京或者河北,那么普通话就是稍微矫正一下口音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来自广东或者福建、四川,做到字正腔圆,就要下一番狠功夫了。如果你生活的环境非常偏僻,那么即使你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普通话使用者。

既然普通话不是咱们中国人天生就会的禀赋,那它是人为规定的强制学习的语言吗?如果研究一下普通话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上强制规定某种语言成为通用语的城市几乎都失败了。早在封建社会,就出现了类似“官话”的存在,譬如“雅言”“通语”“雅音等”。“官话”,顾名思义是用来给皇帝和官僚们沟通使用的。因此,古代官话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皇帝在哪里,哪里的口音就成为官话。

元朝初期,统治者想把官话改成蒙古语,清军入关后也推行过满语作为官话,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败给了北京本地方言。原因很简单,因为皇帝本人在北京,官僚系统也在北京,大家说本地语言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没有政治和地缘基础的语言做官话,不过是空中楼阁。

与其类似的,还有“国音”的制定。1913年,在蔡元培的牵头下,民国政府成立了“读音统一会”,19个省的代表以及教育部任命的代表来到北京参与制定国音。民国时期,南北学者主要分为支持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北音派和支持南京话的南音派。为了调和两派争议,大会采取了“每省一票,服从多数,逐字审音”的方式。来自19省的代表一起为6500多个汉字确定了标准读音。于是,中国历史第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产生了,其中,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

也就是说,这场会议制定出来的国音是一门需要全民从头学习的新语言。但由于军阀混战,当时的民众想学普通话也无从下手,以至于语言学家赵元任都说,“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没有人口做基础的普通话很快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化了的语音——拆除了尖团音的区分,也没有入声,目的就是为扩大群众基础,于是普通话才逐渐有了影响力。

可见,普通话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它能否成为一门官方语言,要看它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

B 普通话没地位? 它可是语言界的“人民币”

不可否认,很多去北上广的求职者,都会学一些当地的方言,融入本地生活。而本地人也会觉得,自己的方言不仅有文化上的魅力,而且还有情感上的归属,那为什么我们政府不去推广方言呢?

其实,普通话的本质就是语言界的人民币。

仔细想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定货币,商品市场会如何呢?我拿人民币,你扛着金条,他带着美元,三个人都想买书,那书店老板是不是要给我们三个人各自设定一个价格?这样沟通交易实在太复杂了。普通话也是同理,因为有普通话,我们不需要把一条信息翻译成上百种方言,只要吼一声就能解决。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学习他人的语言,因为遇见的大

部分人都说着同一种话,这才是我们语言产生的初衷啊,它就是为沟通而生的。

那说普通话会压缩方言的空间吗?它们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吗?我们还是可以用人民币来解释。我们钱包里持有人民币没错,但并不影响有些人去投资黄金或者持有股票。相反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普通话反而在不同方言的使用者中间创造出一个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英语大词典作者——塞缪尔·约翰逊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也就是说,当语言无法传递,思想便无法交换。

人民币的流动,创造了滚滚而来的社会财富,语言的交流,同样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促进社会的协作分工和进步。

C 普通话不酷? 它可是凝聚共识的“核武器”

有人会说,普通话一点也不酷,大家都会,为什么还要推广。

但站在一个全局角度,在现实生活中,语言不通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从一组数字中看出。

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当中提到的普通话普及工作,在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均衡,西部与东部之间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达到90%,很多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有一个数据是在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普通话的普及率直到2020年才过了60%,低于全国平均2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在很多贫困地区和农村,每5个人里就有两三个人不会说普通话,因为无法用普通话进行基本的沟通交流,许多人错过了教育进村、知识扶持这些脱贫致富的机会,这不啻是一种悲哀。而另一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还没有准备好和城市对话的普通话困难人群被一批批送进了大城市。他们有的成为了滴滴司机,却听不懂上车客人的出发地点,走了一圈又一圈的冤枉路;有的成为了外卖小哥,无法完全和顾客交流,订单

上总会有几个莫名其妙的差评。

信息化时代,语言也是生产力,是每一个人能够从事社会劳动、从事社会工作最基本的能力。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扶语。一个具有活力的社会,应当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社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需要文化的多样,需要继承传统的事物,需要方言来保存各自的文化特色,因为这些事物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

但“细沙”阻挡不了河流的“奔涌”,因为我们同样需要一门语言,一门能够互相沟通理解,能够通力合作去实现梦想的语言。传说中有个巴别塔的故事,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兴建一座通往九天之上巨塔,但因为语言不通,相互之间不能沟通,因此计划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其实,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尝不像是在造一座通往九天之上的巨塔?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语言,才有了顺畅的沟通,才有了知识的传递,才有了我们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从这个层面来说,推广普通话的作用,那可真是太酷了!